

## 关于我国防洪问题的一些思考 Thoughts on Flood Control in China

朱伯芳

(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, 中国工程院院士)

北京 100038)

1998年我国长江、嫩江流域遭遇特大洪水, 促使广大水利工作者进行思考。笔者认为, 必须加大水利建设力度, 变被动抗洪为主动防洪, 努力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: 适当提高防洪标准; 加固加高堤防; 兴建必要的水库; 整治河道, 加强分蓄洪区的建设; 加强水土保持; 重视城市防洪; 加强科研, 提高防洪抢险的技术含量; 保证水利工程稳定的投入; 加强江河防洪体系的动态管理(详见“增强忧患意识, 变被动抗洪为主动防洪”;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刊第2卷第2期, 1998年10月)。笔者在此再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, 供有关方面参考。

### 一、治水的同时, 必须坚决贯彻计划生育

美国受洪水威胁的土地面积有65万 $\text{km}^2$ , 但其间居民只有3000万, 大江大河的防洪标准均为100年一遇, 因此虽然也频频发生洪水, 但灾害相对较小。例如1993年密西西比河发生500年一遇洪水, 造成150~200亿美元损失, 迁移人口只54000人。

中国人口众多, 在受洪水威胁的100万 $\text{km}^2$ 土地上, 居住着近6亿人口。人口的过度膨胀, 极大地增加了治水的难度。

人口过度膨胀的第一个后果是导致江河中下游的过度围垦。在人口稀少的古代, 人住在高处, 河流行洪面积大、水位低。随着人口的增加, 在洪泛区内筑堤开垦, 是发展生产之所需。但后来由于人口过度增加导致对湖滩地过度围垦, 形成人与水争地的严重局面。40年来, 仅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苏5省围垦湖泊的面积就超过12000 $\text{km}^2$ , 相当于目前洞庭湖面积的4倍多。围垦的结果, 大湖变小, 小湖消亡, 因围垦而消失的湖泊达1100多个。如湖北省, 50年代初有湖泊1066个, 水面8300 $\text{km}^2$ , 由于围垦, 到80年代仅余湖泊83个, 水面2484 $\text{km}^2$ , 洞庭湖水面由4350 $\text{km}^2$ 减少到2740 $\text{km}^2$ , 鄱阳湖由5000 $\text{km}^2$ 减少到3600 $\text{km}^2$ 。湖泊的消失和萎缩, 使

蓄洪能力大大减小; 甚至在行洪河道的滩地上也筑堤围垦, 形成河道行洪的障碍。

人口过度膨胀的第二个后果是导致江河上游的滥垦滥伐, 山区坡地被大量开垦, 山区森林被大量砍伐, 结果形成严重的水土流失, 不但破坏了生态平衡, 而且使江河湖库淤积日趋严重。

人口过度膨胀的第三个后果是导致洪水期间分洪区难以启用。如荆江分洪区, 50年代只有17万人口, 目前已增加到50万人口, 居民的大量增加, 使得洪水期间难以下决心启用分洪区。

据报载, 今年防洪中, 见诸报道的农家竟有2男3女共5个子女, 这说明我国农村计划生育失控问题的严重。为了解决我国的防洪问题, 除了加大水利建设力度外, 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法规、防止人口的进一步过度增长是刻不容缓的。

### 二、关于退田还湖

退田还湖是一个良好的愿望, 但实现起来难度很大。已经围垦的圩垸内居住着大量人口, 退田之后, 如何安置? 即使由政府帮助寻找地方建立村镇, 解决了居住问题, 但要解决大量人口的生活问题决非易事。

笔者认为, 在河滩围垦的圩堤及局部有碍行洪的圩垸是应该坚决清除的, 至于大面积的已经围垦的圩垸, 从我国人口众多的现实出发, 很难退田还湖, 似以采用下列办法为宜。

#### 1. 对围垦圩垸采用较低的防洪标准

对于围垦的圩垸采用比江河干流较低的防洪标准。例如, 大江大河干流采用100年一遇, 而围垦圩垸采用10年一遇标准。在低于10年一遇洪水时, 圩垸内不受洪水淹没, 居民可进行正常生产; 当遇到超过10年一遇的洪水时, 圩垸即任其被淹没, 以吸纳洪水、起到分洪的作用。10年之中, 有9年正常收获, 1年被淹, 损失一季农作物, 对当地人民的生活影响不大。

#### 2. 采取有效避水措施

# 从云南省看科教扶贫——实现扶贫攻坚的必由之路

To Assist the Poor by Science and Education Seen from Yunnan Province

涂济民  
(云南省科协副主席, 高级工程师      昆明    650021)

## 一、扶贫: 显著的成就与明显的偏差

自从 1986 年国务院发布“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”, 开展有计划、大规模的扶贫工作以来, 在中国大地上反贫困工作就一浪高过一浪, 12 年间, 有两亿多人口脱贫, 这一显著的成就, 获得世界的公认和赞赏。随着世纪钟声的临近, 中国政府又向全世界作出庄严承诺——本世纪末在全国范围内消除绝对贫困现象; 但这是一场巨大的挑战。原因是, 一方面, 反贫困工作最后剩下的“硬骨头”; 几乎全部分布在环境条件恶劣、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高寒、边远山区, 或干热、缺水少土的岩溶、荒漠地带, 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”, 要彻底脱贫决非易事。另一方面, 在部份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欢庆声中, 反贫困工作出现了某些令人难以容忍的偏差: 大轰大嗡的表面文章太多, 扎扎实实的对户帮扶不够; 某些单位和地区把扶贫工作作为争项目、争资金的借口, 大笔大笔的扶贫资金被垄断工程鲸吞挪用, 成为另一笔只算投入、不计产出的财

政拨款; 上行下效, 贫困县也自不量力地大兴土木, 建楼堂馆所和现代城镇, 根本就不把主要精力用在全县人口的扶贫开发上; 干部手提大哥大, 腰挂 BP 机, “一顿饭一头牛, 屁股坐着一幢楼”(指高级进口轿车); 而在这种大局“感应”下出现的“新一代”贫困户, 也在长期救济式扶贫的惯养下认定: “共产党不准饿死人, 救济粮款准会送上门”; 等、靠、要成了这些贫困县、乡从干部到群众的通病, 在最后的关口, 仿佛争不到大笔扶贫资金, 就是吃了大亏, 干部就是无本事、就不算好干部……。反贫工作出现上述偏差的根源在于: 长期以来, 我们反贫工作的指导思想不明确; 想当然设定的脱贫指标体系不科学, 又缺乏必要的验收程序; 空洞甚至导向错误的口号太多; 官僚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反贫措施, 给人以可乘之机; 若干扶贫项目缺乏专家论证, 因为说不清投资效果, 上边作为政治任务下达, 下边则用空洞的总结报帐, “以模糊对模糊”。珍贵的扶贫资金就这样被流失、被浪费, 被各级相关部门无情地吞食、截留、挪用。

面对这种偏差、这种挑战, 怎么办? 执行“科教

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, 采取有效避水措施。一种办法是建筑多层(2~4 层)避水房屋, 在房屋基础、建筑材料和房屋结构上采取措施, 使水淹之后, 房屋不致倒塌, 人住上层, 可安全渡过汛期。另一种办法是筑台聚居, 把村庄面积缩小, 筑成土台, 人住台上。为筑台而挖的坑塘, 平常年份可以抗旱、养鱼。这样, 在平常年份, 圩垸内可以正常耕作收获; 碰到大水, 圩垸被淹没, 吸纳洪水, 居民可在高处安全渡汛。避水措施的实施虽然需要一定资金, 但与退田还湖、安置大量居民相比, 毕竟要容易得多。

## 三、关于封山植树

我国既是人口大国, 又是资源贫国, 这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必须面对的现实。

目前长江上游滥垦滥伐, 造成严重水土流失,

必须严格治理。超过 25 度的坡地严禁开垦, 已开垦的 25 度以下坡地应尽量梯田化, 这些措施是绝对必要的。为了遏制滥伐森林, 短期内禁止砍伐森林也是十分必要的。但从长远角度看, 是否永远“封山”, 似乎值得探讨。

中国的木材资源是贫乏的, 西南地区由于雨水多、气温高, 成材速度远高于东北地区, 如何合理利用西南地区的森林资源是值得研究的。森林具有一定的涵蓄雨水的作用, 但其作用是有限的。我国汛期长, 在前期降水中森林涵蓄水份已经饱和之后, 再降暴雨, 森林涵蓄雨水的作用即将递减。从选育速生优良树种, 建立合理而严格的砍伐更新制度出发, 研究出一套合理利用江河上游森林资源的方法和制度, 似乎更适合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。

(责任编辑 刘先曙)